

左傳句解

第五冊

蘇子知齋

PDG

諸子文粹



內容特色

李經
彝先
生著

全書二十冊
中國毛邊紙
精印大字本

定價
二元

特色一

諸子浩如烟海，遍讀為難。先生刪繁錄要，攝其精華。積二十年之功，始克告成。

特色二

子部選刻，向少善本。刪改移易，變亂原書。是編有刪無改，有節無移。

特色三

諸子用事，數書迭見。是編審其文義優者錄之，絕不重載。

特色四

子書刻本，謬誤頗多。是編取宋治平監本及各家刻本，悉心核對，擇善而從。與坊本有天淵之別。

特色五

子書文辭古奧，字句間有異同。是編詳分句讀，極便讀者。

◎ 商務印書館出版

春秋左傳句解

昭公

子產立良止以安民 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之。至是以其能為鬼而相驚。曰：伯有至矣。言其則

皆走。皆畏而走。不知所往。驚畏甚。鑄刑書之歲二月。鑄刑書在去年。或夢伯有介而行。

或人夢見伯有被甲而行。曰：壬子，伯有言此。余將殺帶也。我將取駟帶而殺之。明年報其助子皙殺己也。

壬寅，明年之日。余又將殺段也。又將取公孫段而殺之。報其黨於駟氏也。及壬子，至去年三月壬寅日。

駟帶卒。應殺帶之夢。齊燕平之月。今年正月齊燕二國講和也。○燕平聲。壬寅，二十八日。公孫段

卒。應殺段之夢。國人愈懼。所以鄭人相驚而走。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孔也。

襄公十九年鄭殺子孔伯有之子也。立此乃止。妖乃息。子大叔問

其故。游吉問子產以立二人之故。○大音泰。子產曰：鬼有所歸，立廟以歸之。乃不為厲。

立言便
有許多
包含曲
明之哲

昭公子產立良止以安民

厲然後不為淫吾為之歸也。我立良止為伯有後所大叔曰公孫洩何為。

又問子竝立洩也。鬼何為竝立洩也子產曰說也。民答言此說如字下同為身無義而圖說。

伯洩者無義以大義存洩絕之後圖以解說於民心也。復從政有所反之國從

家誅絕事者有反于正道若以取媚也。所以取民之不媚不信民悅而

不信民不從也。後從服及子產適晉。晉以歸州田趙景子問焉。中軍佐

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問云伯有既死子產曰能。答言何故人生始

化曰魄。人之生也始變而為形之類也既生魄。體魄既生陽曰魂。魄屬自陰

有魂如精神智識之類。用物精多則魂魄彊魄居高官備物之享則氣

彊。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明所以養此精而未著爽是明之未昭也

匹夫匹婦強死。假使匹夫匹婦之賤無病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強死

魄未散馮皮冰反下同以為淫厲。而為淫厲況良霄。而況伯有非匹我

人身○馮皮冰反下同以為淫厲。而為淫厲。夫匹婦之比乎我

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子良。子良之孫。子良之子。子耳之子。子良

霽字伯有。敝邑之卿。子良子耳伯有皆為鄭卿。從政三世矣。三世相繼。皆從國政。鄭雖無腆。謙言鄭雖微薄。

不厚也。○抑諺曰。蕞爾國。抑亦俗語所謂蕞爾之小國也。○蕞五最反。而三世執其政柄。而

世為卿執其政權。其用物也弘矣。其用物奉養其取精也多矣。其取物之精其

族又大。其為族又盛大。所馮厚矣。伯有魂魄所馮依而強死。而以無病強死於兵。能為鬼。

不亦宜乎。宜其能為鬼也。

按傳言子產之博敏其論非怪天地間實有陰陽道理即孔夫子有言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陰服豈獨一伯有哉

孟僖子使子學禮 昭公七年

公至自楚。昭公自楚歸至于魯。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不能相禮及答聲。乃講學

之。乃求其禮而習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苟有能禮之人及其將死也。子方死。傳欲

終言其事。故錄于此。召其大夫。召其所屬之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言禮之有幹也。猶無禮。

無以立。猶版築無植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聞將有達子至道者姓

年四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成湯之後裔也而滅於宋。謂六代祖孔子奔魯其祖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長子當立而遜厲公○父音甫下同及

正考父。考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輔佐戴公三君三命茲益共。受三命愈

高而心愈恭○故其鼎銘云。所以考父廟之一命而僂○初命為士而其

反再命而僂。再命為大夫而其三命而俯。三命為卿而其容俯也蓋

俯甚于僂所循墻而走。不遜安行亦莫余敢侮。雖過于恭而人僂於是。

謂茲益恭也僂者曰僂。鬻於是。希者曰鬻言為僂鬻於是以餬余口。將此僂鬻以餬

至也○其共也如是。考父之謙恭臧孫紇有言。臧武仲嘗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言聖人之後有明德若不當世。若不得居其後必有達人。

則其後嗣必有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所謂達人也我若獲沒。我若終必

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汝必以我二子而付託于孔子。○屬音燭說音悅。使事之。使以師禮事之。而學禮焉。

從孔子禮以學。以定其位。使安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懿子何忌。

也敬叔說也居南宮因以爲氏二子皆師孔子。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補者斯成德之君子也。詩

曰。鹿鳴篇。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則法可以做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僖子能補

過是爲君子可則效者也。

項水心曰孟僖子能囑子于既沒之後而不能託國於生前豈欲用孔子而不及猶有不能用者在與

丁卯八年。衛靈公元年。

論石言 昭公八年

石言于晉魏榆。晉魏榆之地有石作人言。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問石何能言。對曰

石不能言。答云石非能言之物。或馮焉。或有鬼物馮依於石以言也。○馮皮冰反。不然民聽濫也。若非

則是石未嘗言而聽之者妄以爲能言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言我又有所聞如下文所云。曰作事不時。與作

因事進
法可爲

不以其時怨讟動于民。怨讟之言動于下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乖氣致異故

如物能作人言今宮室崇侈。今晉作宮室崇大而奢侈民力彫盡。非時役民致使怨讟

竝作。怨讟之言莫保其性。民不能自石言不亦宜乎有乖氣所感宜於是

晉侯方築虬祁之宮。虬祁地名當時晉平公築叔向曰子野之言

君子哉。稱師曠之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君子之言誠

故怨遠於其身。及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小人之言僭故怨咎及

之。于其身也是宮也成。晉侯若成諸侯必叛。諸侯不服故君必有咎。侯晉

必之有咎夫子知之矣。言師曠矣

劉開侯云想當時平公築宮于虬祁民有怨其非謂乘其機而道石言

也者

戊辰九年

周自
紂世
先有
來此
四方
土

周王使詹桓伯讓晉 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也。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也。所爭乃閻縣之田。晉梁丙張趯率

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也。潁邑蓋以助閻嘉也。○耀他歷反。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責讓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言我周先祖后稷當夏之時。魏駘芮岐畢。后稷以功受此

五國之地。吾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及武王克商。及至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蒲姑商

奄。二國名在東海之濱。○蒲音薄。又如字。吾東土也。我周東方巴濮楚鄧。○濮音卜。吾

南土也。我周南方肅慎燕亳。○燕平聲。吾北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

封之有。我周封疆外有薄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之四國封建同母。以藩屏周。

以為周室之藩籬。○屏必并反。亦其廢墜是為。亦慮後世子孫廢墜王命望諸侯

聲。豈如弁髦。弁垂髦也。○髦音毛。而因以敝之。豈特將王室如緇布冠

三加敝之後去緇布冠之冠不復更用故以為喻也。先王居檇杻于四裔。檇杻

繇也舜去四凶族投諸四裔今止
言禱杙者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以禦魑魅。○以禦督物之為民害者故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邪之族與三苗俱放三危
伯父惠公歸自

秦。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公既而誘以來。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

我諸姬。我周姬姓諸侯入我郊甸。邑外為郊郊外為甸則戎焉取之。非

取周之誘之使來則戎何得戎有中國。今諸戎據有誰之咎也。皆晉后稷

封殖天下。殖五穀以有天下今戎制之。推以畜牧之不亦難乎。難以下治乎

伯父圖之。其圖謀之我在伯父。我周王之猶衣服之有冠冕。晉國猶

冠冕猶木水之有本源。晉國猶水天子猶木之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猶

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晉君暴蔑周室譬如拔本塞源。塞水之源專

棄謀主。專任己民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晉侯至親猶且如此則雖

可責叔向謂宣子曰。謂羊舌肸起文之伯也。言我晉文公之為豈能改物。能

戎入中
國其罪
在晉

甚言晉
侯與周
甚親

改正朔翼戴天子。天子不過翼佐奉戴而加之以共。加以恭敬自文以來。自

公諸君後世有衰德。德皆衰而暴蔑宗周。而乃陵暴輕以宣示其侈。靡以侈

習人示諸侯之貳。有以故諸侯皆不亦宜乎。乃理且王辭直。其言甚正

子其圖之。不謀之宣子說。悅叔向之言致閻田。田致閻縣之反穎俘。穎伐

皆所俘獲之人

乎。李九桓伯云周室衰微諸侯強大夫僭區區以待其辭之畢矣雖然不有

云叔裂冠之說宣子亦不知此大義矣。孫月峯

屠蒯請佐尊 昭公九年

晉荀盈卒。盈知罃之子殯于絳。絳晉都也盈侯飲酒樂。平公飲膳宰屠

蒯趨入。屠蒯禮記檀弓作杜黃為膳宰趨請佐公使尊。公使人執尊獻

佐許之。許其佐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官也檀弓以爲師曠屠蒯曰。工責樂

女為君耳。言吾君以將司聽也。耳以聽聽為主。工職掌樂故主聽。辰在子卯。日辰遇卯

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日喪桀以乙卯日亡故國家忌而惡之。君徹宴樂。君遇此日飲宴學人

舍業。學習之人遇此日而舍音捨為疾故也。所以如此日君之卿佐我君之荀盈為

是謂股肱。譬如人也。股肱或虧。卿佐之死亡猶何痛如之。其為痛疾甚女

弗聞而樂。汝不聞此義而作是不聰也。是為君耳而不聰。汝又飲外嬖嬖

叔。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檀弓曰。叔言女為君目。汝而為目將司明也。以

明視外為主。嬖叔服以旌禮。之吉凶異禮。作衣服以表禮以行事。如元冕弁

以視朝。類朝。事有其物。泣樂類也。猶哀有哭。物有其容。冕則有敬色之類。端今

君之容。今我君飲酒非其物也。當哀而樂。而女不見。而女不見。此是不明

也。是為君目而飲。汝不明也。亦自飲也。屠蒯又酌曰。自辭味以行氣。調和滋味

而行氣。以實志。氣得和順。所以定言。志既充滿。所言以出令。審所詳

發號施令臣實司味。主掌膳宰二御失官。侍御者俱失職也而君弗命。而

君不出命之罪也。必是我調和食味失官公說。公善諷諫故平徹酒。遂

徹去初公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而立其外嬖。欲立外

子以代悼為是悛而止。聞其子荀躒改而止遂

鍾伯敬云檀弓載季悼子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

嬖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此載

已巳十年。是歲宋平公卒子

晏子勸桓子致邑 昭公十年

齊惠嬖高氏皆耆酒。齊惠公之後嬖高氏二信內多怨。信婦人之強於

陳鮑氏而惡之。其族強於陳鮑二族而陳鮑方睦。二族遂伐嬖高氏。謀合

而伐子良曰。子良子尾之子高先得公。欲以公陳鮑焉往。言得公則

晏子不助陳高而樂歸伐焉云為得體

鮑也○焉遂伐虎門。樂高欲入景公不聽故伐公晏平仲端委立於虎

門之外。平仲晏嬰也衣玄端之服冠四族召之。樂高陳鮑皆召晏子無所往皆不

往其徒曰助陳鮑乎。左右問晏子曰何善焉。答言陳鮑助樂高乎又問

乎高曰庸愈乎。鮑者罪惡均也然則歸乎。又問既無所曰君伐焉歸。答方

何所歸我公召之而後入。景公召之戰于稷公使王黑與樂高氏樂高敗。

二族俱敗陳鮑分其室。分樂高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所分樂

讓德之主也。此晏子之言謂讓之謂懿德美之德凡有血氣。凡具血

者皆有爭心。利之心競故利不可強。所以見利思義為愈乃為勝也義利

之本也。利行義則有自然之本蘊利生孽。藏利則利未可保而姑使無蘊乎。

姑無藏乎利可以滋長。庶幾可以滋桓子盡致諸公。從晏子之言而請

老於莒。告老而居於莒邑

而按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服而反棘焉子商亦益如之
云祿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伯公與桓子莒之孤旁邑辭穆孟姬粟為
陳之請高唐
氏始大

叔向料楚靈王 昭公十一年

楚子在申。楚靈王在申邑召蔡靈侯。欲誘而殺之靈侯將往。不悟其計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言楚靈王貪人土地又無誠信唯蔡於感。蔡近于楚感音憾今幣重而言

甘。今楚以重幣我誘我也。蓋欲誘我而害之也不如無往。庶免於害蔡侯不可。大夫從

言之。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楚王藏伏兵甲而饗蔡侯殺之。因其醉也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楚靈王使棄疾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晉韓起問楚其克乎。言棄疾勝蔡否對曰：克

哉。答言必勝蔡侯獲罪於其君。襄公三十年靈侯弑其父景侯而自立而不能共民。不得民心天將

假手於楚以斃之。天借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無有不勝之理然臆聞之。我之所聞有云

不信以幸。用詐計而不可再也。此偶然之事。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孫

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八年陳公子招曰：將定而國。詐言將納孫

子過殺偃師。楚棄疾奉孫吳以伐陳。聽命。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今又誘蔡。詐計誘蔡而殺其君。伏甲

侯靈。以圍其國。使棄疾。雖幸而免。雖僥倖必受其咎。不信以倖必弗能久

矣。必無長。久之理。桀克有緝。桀為仍之。會緝民巾反。以喪其國。湯放桀。去

聲。紂克東夷。紂為黎之蒐。東夷而隕其身。自焚而死。紂楚小位下。比於楚。

位卑。而亟暴於二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反能無咎乎。紂之咎乎。天之假助

不善。天之借助於。非祚之也。非所以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蓋厚重其

以降殃各。且譬之如天。取喻。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為人力盡

而敝之。用久則敝。盡。是以無拯。無可不可沒振。言天之用楚猶人之振用

也五材

叔向論單子 昭公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周單成公會晉韓起于戚地。○單音善。視下言徐。其視卑下。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言成公有將死之狀。朝有著定。在國而朝則有表著。會有表。在野

則設旂以表位。衣有衿。衣則有領會之外反。帶有結。帶則有交結之處。會朝之言必聞於表

著之位。言而聞於表著之位則不失之徐。所以昭事序也。欲其言之中節。視不過結衿

之中。視而不過衿結之中則不失之下。所以道容貌也。欲其視之中節。言以命

之。言語以命朝會之事。容貌以明之。容貌以明朝會之事。失則有廢。二者或有闕。今單子為

王官伯。今單成公為王官之伯長。而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事於戚之會。視不登帶。視下故言不

過步。言徐故。貌不道容。視過於結衿也。而言不昭矣。言不聞於表著非

不道不共。容貌不導故。不昭不從。言不順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

單成公卒

昭公 大蒐於比蒲

項水心云單子視下言徐叔向卜其不久所謂動乎四體者以此

大蒐於比蒲 昭公十一年

齊歸薨。

魯昭公母死 胡女歸姓

大蒐於比蒲。

蒐田獵也 比蒲地名也 〇比毗至反

非禮也。

喪不廢蒐 非禮之甚

葬齊歸。

五月葬

公不感。

昭公無哀 感之容

叔向曰。

晉人送葬者歸而 言之故叔向譏之

魯公室其

卑乎。

言魯之公室自 此而不振矣

君有大喪。

謂母也

國不廢蒐。

蒐于比蒲 蒐子有三年之喪

為母齊衰

三而無一日之感。

昭公不感

國不恤喪。

廢蒐不忌君也

是國人不畏其君也

君無感容。

無一不顧親也。

念其親也

國不忌君。

不忌君不顧親

不能無卑乎

不忠不孝

公室

不復矣。

殆其失國。

昭公十五年 昭公出奔

孫月峯云惟忠孝可以立國昭公惟不孝何以風國人之忠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申無宇諫外重

昭公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

楚靈王滅陳蔡以為邑并不羹邑新築其城

使棄疾為蔡公。

棄疾共王少子

子元是
實人不是
善管仲
是實人

是為平王使為蔡邑宰僭稱公王問於申無字曰申無字棄疾在蔡何如問棄疾為蔡

對曰擇子莫如父惟父深知擇臣莫如君惟君深知鄭莊公城櫟昔者

公櫟力狄反櫟邑之城而寘子元焉使公子元居櫟使擅使昭公不立桓公十

厲公因子元以殺擅伯而遂居櫟齊桓公築穀邑之城致使昭公不安位而乃見殺也齊桓公二十二年而

寘管仲焉使管仲居穀至於今賴之齊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至今臣聞五

大不在邊我之所聞五官之長太盛則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太細弱

威令不行也上古以親不在外親在外則有五羈不在內羈在內則有五

患音莢羈今棄疾在外棄疾親也鄭丹在內鄭丹以襄公十九年奔楚君

其少戒三者皆犯古人所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又問城陳蔡不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擅伯也厲公得櫟又并宋蕭毫實殺子游莊公

年宋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雍

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

莊公九年無知弑襄公雍廩殺之 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也戚孫林父邑也襄公四年寧殖孫林父逐獻公 若

由是觀之。以此數事失則害於國能為國之大害皆 末大必折。譬諸樹木其末大則必折

折設○折尾大不掉。譬諸畜獸其尾大則不 君所知也。此理甚明三君必

作蔡果

徐九一云不羹之不可處棄疾無字論之詳矣王不聽所以召陳蔡之亂乾溪之辱誰其貽之

辛未十二年

惠伯論黃裳元吉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魯季孫意如繼 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平子立為卿

南蒯以費叛如齊。叛魯而以費音祕 南蒯之將叛也。將欲謀其鄉人或

知之。同鄉人或有 過之而歎。鄉人過南蒯之 且言曰。恤恤乎。憂患 湫乎。

湫隘也○攸乎。攸懸危貌此言南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計謀淺。去

聲
邇身而遠志。其身卑近而志高遠。譏家臣而君圖。其為家臣而謀君事也。譏

有人矣哉。今有人如此南蒯也。蓋指南蒯也。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之比。本卦為比。蓋六

五爻變也。比毗至反。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元大也。故南蒯以示子

服惠伯。以其卦示孟獻子之孫孟椒。曰即欲有事如何。問占得此卦。便可舉事否。惠伯曰吾嘗學

此矣。曾言我忠信之事則可。事乃可為之。忠信之不然。若非必敗。必致外強內

溫。外卦坎險故強。內卦坤順故溫。忠也。是謂和以率貞。以和而循安正之道。信也。謂是

之故曰黃裳元吉。惟忠惟信可黃中之色也。中央屬土。裳下之飾也。以

飾上體裳。下體體。元善之長也。元者始也。為衆善。長展兩反。中不忠。不得其色。中心不忠。非黃之義。

下不共。不得其飾。為下不恭。非裳事不善。不得其極。義極至也。善非元之

善至。外內倡和為忠。君倡於內。臣和於外。聲率事以信為共。虛詐故謂之無共。

共養三德為善。三德正直剛柔也。以志意供給長養之剛。則去聲。柔非

此三者弗當。非以當此卦之吉。且夫易之為道。不可以占險。占不可用。以

事將何事也。將欲舉何事也。且可飾乎。欲令從下。中美能黃。如黃之色。

則為上美為元。元首居上能為善。下美則裳。裳居下能為下。美參成可筮。

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美設使三筮雖吉未也。筮雖得吉將適費。南蒯自其

邑飲鄉人酒。酒。鄉人而飲之。鄉人或歌之。鄉人以南蒯為家臣而欲害

曰我有圃。言我有種植。生之杞乎。所宜以喻南蒯適費欲為亂也。非其從

我者子乎。若從我言而不為亂者。是去我者鄙乎。鄙我而背叛者。倍其

鄰者恥乎。背其鄰近者。已乎已乎。故重言已乎以決絕之。非吾黨之士

乎。言南蒯為亂非復吾黨之士矣。為明年叔弓圍費傳之。

鍾伯敬云南蒯何如人。陳明卿云凡卜筮者問卜有筮曰義。可以志問。此兆

則可問志。則否。南蒯有將叛之志。神必不與。惠伯深知之矣。

鄭丹以詩諫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於州來。狩於州來之楚地次於乾谿。三宿以往為乾谿水名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也為楚右尹官暮見曰夕王與之語。靈王與子革語曰：昔我先君熊繹，封之君也。與呂

伋、子齊、丁公也。王孫牟、衛康叔子，變父、晉唐叔，禽父、周公之，竝事康王。康

子周成，劍王四國皆有分。齊衛晉魯四國王皆賜之珍寶以為分器我獨無有。無所賜今吾使人

於周，求鼎以為分。禹鑄九鼎以傳之，今我欲使人往周求王其與我

乎？不知周王肯與我否對曰：與君王哉。必與鼎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言熊繹所居在荆山

荆山其地僻陋○辟音僻。篳路藍縷。以柴為車而衣弊衣以處草莽。居於草莽之中跋涉山林。跋涉

險以通道路以事天子。以職貢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桃為弓以棘為矢以共禦王

事。唯以此不給之事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

成武王母弟周公康叔楚是以無分。楚獨疏遠而彼皆有故皆得之。親今周

王初段答與鼎

與四國服事君王。皆今周與齊晉魯衛將唯命是從。不得者無豈其愛鼎。敢

惜此鼎而不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少曰

父為伯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曰舊許既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其地屬鄭

其土而不我與。地不以我我若求之。鄭求之其與我乎肯與我否對曰與

君王哉。必答言鄭周不愛鼎。猶不為天子鄭敢愛田。豈敢惜田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言昔日諸侯遠楚而不事今我大城陳蔡不羹。今我大城

音羹賦皆千乘。其田之賦皆出兵子與有勞焉。汝子革亦有功諸侯其

畏我乎。皆自此諸侯對曰畏君王哉。必言諸侯是四國者皆足畏也。四國

及不羹有二城也又加之以楚。兼而有之敢不畏君王哉。諸侯豈敢

王入。言未終而析父謂子革。楚大夫名析吾子楚之望也。言汝乃楚國

者望今與王言如響。今汝與王言曲狗國其若之何。吾國何子革曰摩厲

二段答 鄭與田

三段答 楚諸侯畏

子革順從初
若言至
其借穆
此王事
之諷

以須王出。子革以鋒刀自喻言我吾刃將斬矣。將以此鋒刀王出復語。

○復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左史之官名倚相者趨而王曰。是良史也。

靈王稱倚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言此人能讀此古書也。孔子安

典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對曰。臣嘗問焉。子革答

問於倚。昔穆王欲肆其心。昔周穆王縱肆周行天下。乘八駿馬造父為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周卿

蔡祈父司馬之官。以作詩祭音蔡。招音韶。以止王心。以止遏穆王之欲心王是以

獲沒於祗宮。祗宮離宮之名也。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臣問其詩。以我

於倚相而不知也。倚相不知若問遠焉。祈招周詩尚不能知其焉能知

之。彼烏能知之乎王曰。子能乎。問子革能對曰。能。答云我其詩曰。祈招

之悻悻。美司馬之志性安和悻。式昭德音。汝當用此職掌也思我王度。

王思用使法度式如玉。用如玉之堅式如金。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

而其形模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心也以穆王遠王揖而入。

靈王感悟而無醉飽之心。遊過用民力飲宴無度故言如此王揖而入。

揖子革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饋而不能食、寢而不能自克。不能

也。言克去己私而復還信善哉。誠哉是言也楚靈王若能如此。設使其能

豈其辱於乾谿。安得有乾谿之辱乎明年

邱瓊山云楚子三問而子革三答述熊繹之事固見靈王上足畏天

見可畏之勢不專在楚詞義嚴正而借祈招之詩以諷之亦

壬申十三年陳惠公吳蔡侯

區夫不執費人 昭公十三年

叔弓圍費。叔弓叔老之子去年南蒯以費叛弗克。反為南蒯所敗平子怒。季孫

之怒令見費人。見費邑之人每遇執之以為囚俘。則執而治區夫曰。區夫魯大

音也區非也。言執費人若見費人。設若遇寒者衣之。寒者與之以饑者

食之。饑者與之以為之令主。為善主人而共其乏困。而共其貧乏困費來

如歸。費人來者得其南氏亡矣。如此則南民將叛之。而民必叛南誰

與居邑。誰與南若憚之以威。設若以威懼之以怒。使以忿怒而民疾

而叛。使費人疾為之聚也。乃是為南若諸侯皆然。設若鄰

人俘費費人無歸。則費人無不親南氏。惟南將焉入矣。費人不容身之

矣○焉平子從之。從治區費人叛南氏。明年費人叛

叔向料楚子干 昭公十三年

初、共王無冢適。先是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有寵妾之無適立焉。欲立為

從知適乃大有事於羣望。大祭羣望山而祈曰。祈於請神擇於五人者。請言

叔向料
楚子干
如神

四者既
備當以
德成

我之羣神五子選擇使主社稷社稷之祭國乃徧以璧見於羣望乃奉一璧以徧見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言五子有神所選立之璧而拜誰敢違之誰敢違之神之

命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共王乃與其妾巴姬埋其

齊戒使五人皆齋而長入拜而長至幼以序入康王跨之跨其璧

加焉拜時其肘加于璧子干子皙皆遠之所拜處與璧相平王弱棄疾

抱而入使人抱再拜皆厭紐初埋璧時微見璧紐以爲審識至是鬪韋

龜屬成然焉鬪韋成然托而事之且曰韋龜棄禮違命卜于

棄立長之禮立康王是違當璧之命楚其危哉此所以致靈子干歸元年子干奔晉觀從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問云子干此對曰難叔向答云宣子

曰同惡相求又問云棄疾親恃子如市賈焉如市賈之同利以何難

之難成對曰無與同好與子干同好不誰與同惡則亦不惡得取國有五難

取國之難有五事有寵而無人一也。雖有大國之寵而無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而無內主為應此二難也有主而無謀三也。雖有內應而無有謀而無民四也。

雖有謀策而不得民心此四難也有民而無德五也。雖有民心而無德子干在晉國依晉

寵為十三年矣。自昭公元年至晉楚之從。從子干遊者不聞達者。不聞達者

人之可謂無人。此難族盡親叛。在楚可謂無主。此難無釁而動。召子未

有大釁可謂無謀。此難為羈終身。終身為可謂無民。此難亡無愛徵。其出

楚人證驗可謂無德。此難王虐而不忌。無所畏忌楚君子干。楚國姑借

涉五難以弑舊君。以弑靈王誰能濟之。終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有者楚

其棄疾也君陳蔡。棄疾為蔡公時穿封城外屬焉。方城之外苛慝不作。不為

惡事盜賊伏隱。為盜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民皆無先神命之。當

而拜是也國民信之。國民無怨心是芊姓有亂。芊楚姓也楚國凡有弑必

季實立。得必是幼子楚之常也。楚之舊事獲神一也。謂先神有民二也。謂國

之民信令德三也。謂苛慝寵貴四也。謂貴妃居常五也。謂棄疾季子得有

五利以去五難。有此五利以除誰能害之。終無能子干之官。以子干所

之則右尹也。為右尹則卑也數其貴寵。以貴寵二者而則庶子也。為庶子則賤也以神

所命。以神所選則又遠之。與璧相遠則非神之其貴亡矣。則無之位其寵

棄矣。愛其父既死又棄矣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其將何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又問二君亦出自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答言齊桓乃有寵於僖。衛姬為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三有

賢人以有莒、衛，以為外主。衛姬二衛之在外主之有國、高，以為內主。國

也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其從人之善言下善齊肅。其謙降於善人則容

去聲齊不藏賄。不務不從欲。不務用反施舍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

終千方君稱述先
之見得士
不子士

厭。咨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乎。如此得國我先君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我晉先君文公乃有寵於獻。獻狐姬為晉寵好學而不貳。幼而易好

其初○生十七年。十七歲時有士五人。遭驪姬之難有狐偃趙衰顛頡魏

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即趙衰子犯即有魏犇賈佗以為股

肱。魏犇即武子也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欒枝卻穀狐突先軫四臣亡十九年。自出奔至復

守志彌篤。守志愈堅惠懷棄民。惠懷二民民從而與之。民心皆獻無異

親。獻公九子惟文民無異望。惠懷棄民民心天方相晉。天方助晉使成

將何以代文。別無賢君可此二君者。齊桓異于子干。與今子干共有寵

子。共王又寵愛棄國有奧主。室西南隅曰奧言國無施於民。彼子干者

惠去施。○無援於外。外無諸侯之助去晉而不送。晉人無送也歸楚而不逆。楚

昭公叔向料楚子干 十五

昭公公會諸侯於平丘

不迎其也歸何以冀國。何以冀望得國而為君乎

所按共王既無冢適有寵子五人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跨之靈王肘其兆驗矣○龔禹錫曰叔向論取國而有五難乃切當紐其

後棄疾即位其兆驗矣○龔禹錫曰叔向論取國而有五難乃切當紐其

達談然五人之故桓之反也聞達者與文之動尤為緊要蓋事機則坐失惟

事機動非其時徒為人臣尸位耳
素疾反其所為宜符當璧之兆也

公會諸侯於平丘。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自晉平公築廡祁之宮諸侯朝而次于衛地。次于地衛

三宿以叔鮒求貨于衛。鮒叔向之弟也字叔魚欲使淫芻蕘者。縱人薪刈

芻初苦衛國○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衛使大夫屠伯曰諸侯

事晉。且言諸侯皆事晉國未敢携貳。未有離心况衛在君之宇下。况衛近于晉猶而

敢有異志。豈敢向他芻蕘者異於他日。今晉之刈草伐敢請之。敢請之叔向

劉獻公所言正
是破晉無
侯之信處

受羹反錦。受羹者不利其意曰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瀆貨無厭。數求

○無厭足亦將及矣。禍及為此役也。此淫芻蕘之事也子若以君命賜

之。汝若假衛君之命其已。則芻蕘者必止客從之。屠伯從未退而禁之。客未退

即禁止晉人將尋盟。將與諸齊人不可。齊有貳心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獻公天子之卿士也曰抑齊人不盟。言齊不若之何。何以對曰盟以

底信。言盟者所以致其君苟有信。晉君苟諸侯不貳。則諸侯何患焉。必不

以齊為患告之以文辭。先奉辭董之以武師。次以兵雖齊不許。縱使齊國君

庸多矣。晉國之討有天子之老。天子之公卿大請帥王賦。我請自帥元

戎十乘。元大也戎兵也以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

君。言將助晉討齊或緩叔向告于齊曰。復召諸侯求盟。言諸侯已在此

矣。皆已會今君弗利。今汝齊君不寡君以為請。我晉君敢以諸侯對曰。

也。通行此法未存亡之道。國家存恒由是興。為之則存廢之則晉禮主

盟。晉以此禮而懼有不治。恐諸侯之事有不奉承齊犧。奉承齊盟所用

而布諸君。而陳布此求終事也。求終竟盟君曰。余必廢之。今齊君乃曰

禮何齊之有。何用齊唯君圖之。必如此語寡君聞命矣。我晉君已言

已即欲與戰。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言不須尋大國制之。大

為國且裁制之。以敢不聽從。不命既聞命矣。已命晉敬共以往。敬供儀

遲速唯君。唯晉所命叔向曰。諸侯有閒矣。言諸侯有閒不可以不示衆。

兵恐不以。八月辛未治兵。乃以辛未建而不旆。建立旌旗而壬申復旆

之。次日乃曳其諸侯畏之。畏晉兵

時胡傳云。晉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此乃敵國外患。難恐懼。警戒之。

格君心內。納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乃施施。然安於

威微會而強以兵車耀之不亦未乎

公不與平丘之盟 昭公十三年

邾人莒人愬于晉。以二國相盟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二國近我之不共。

我所以不魯故之以。畏魯也。晉侯不見公。晉昭公信其譖。使叔向來辭。

向謝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言諸侯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晉不得事魯矣。請君

無勤。君來盟。子服惠伯對曰。惠伯孟。君信蠻夷之訴。言晉輕信。以絕兄

弟之國。絕我同姓。棄周公之後。棄我始祖。亦唯君。亦唯晉。寡君聞命矣。

我魯君已聞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甲車兵車也。言其雖以無

道行之。以假使無道。必可畏也。豈不况其率道。而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何

與者。牛雖瘠。瘠如牛焉。雖或贏。償於豚上。魯如豚焉。以贏牛而小。其畏

不死。則魯必死亡也。如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懿也。去年與南蒯同。其庸

晉侯因邾人之愬故辭魯盟

公此時
只有唯
唯聽命
耳

子產以
鄭小國
不宜從
不侯之
貢

可棄乎。言此二人能為若奉晉之衆。若奉晉國兵用諸侯之師。及用諸侯之兵因

邾莒杞鄆之怒。因四國之怒魯以討魯罪。以伐魯叛聞其二憂。子仲南之

憂以為何求而弗克。何所求魯人懼。恐晉討聽命。不與盟

子產爭承 昭公十三年

及盟。昭公同盟子產爭承。與晉爭受曰昔天子班貢。言古者天子班輕

重以列。各隨其位列尊貢重。公侯位尊其周之制也。此周法也卑而貢重者。

甸服也。甸服在天子畿內公卿大夫采邑于此鄭伯男也。鄭國伯爵

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使出懼弗給也。恐地狹賦少敢以為請。請從伯

貢諸侯靖兵。自晉楚為好以為事。以和好行理之命。晉國使人來無月

不至。無月不貢之無藝。貢賦之重小國有關。小國不給所以得罪也。故

罪于諸侯修盟。合諸侯而存小國也。木欲存貢獻無極。今來責貢獻亡

左傳句解 卷五 昭公 子產爭承 十八

是時晉人執意如季
以幕意如季
人之使幕秋蒙

可待也。則小國之亡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其定制在今日。自日中以爭至於昏。

自日中爭晉人許之。至暮乃既盟而退。子大叔咎之。游吉乃責子。諸

侯若討。言晉若以諸鄭其可瀆乎。其可瀆乎。其可瀆慢。子產曰。晉政多門。言晉國之

家一貳偷之不暇。且猶自不暇。何暇討。尚何暇。國不競亦陵。鄭不與晉

所侵何國之為。如此則何以公不與盟。公不與盟。晉信邾莒之譖故魯昭晉人執

季孫意如。執魯大夫季平子將討魯罪。子產歸。歸於國。未至。未至國。聞子皮卒。聞死。哭且

曰。吾已。哭而言曰。無為為善矣。吾無為更善矣。唯夫子知我。唯子皮知我。仲

尼謂子產於是行也。孔子言子產從君盟于平丘。足以為國基矣。其爭貢賦足詩曰。

山詩小雅南樂只君子。只語辭謂君子可樂。邦家之基。君子能為子產君

子之求樂者也。所以產是君子之人。且曰。復言曰。合諸侯。盟主會藝貢事。

事藝極貢賦之禮也。雖爭競也。

孫月峯云子產所爭貢賦卒存其國不然鄭之困敵立待雖不見討其為策亦危矣

晉叔向私釋平子 昭公十三年

季孫猶在晉。季平子被執未得歸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孟椒私與晉荀吳語○行晉杭曰魯

事晉。言魯國平何以不如夷之小國。何以反不如邾莒夷狄之小國魯兄弟也。伯禽與唐叔虞

為從父兄弟土地猶大。魯之疆土猶廣所命能具。皆能貢賦若為夷棄之。若為邾莒而棄絕之

去聲使事齊楚。使之叛晉其何瘳於晉。於晉之病無所瘳○瘳救留反親親與大。兄親

弟之國與賞共罰否。賞其能供所命罰其恭所以為盟主也。後此四者然土地之大

子其圖之。汝其為諺曰。俗語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大

國。大國尚多非獨晉可事也穆子告韓宣子。荀吳以此起且曰言云楚滅陳蔡不能救

言楚靈王滅二國而晉不能救而為夷執親。乃為夷狄而執兄弟將焉用之。將安用盟主為哉

乃歸季孫。釋季平子惠伯曰寡君未知有罪。孟椒言我魯君未知何事得罪於晉合諸侯而執

其老。合諸侯而執其尊卿若猶有罪。若魯國猶有罪死命可也。則季孫死於若曰無罪。曰若

魯國無罪而惠免之。而施恩惠以免季孫諸侯不聞。則諸侯不知是逃命也。是逃晉命而走歸也

何免之為。非所謂免之也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患遣季孫去謂叔

向曰子能歸季孫乎。謂叔向能使季孫歸魯否對曰不能。所言不能鮒也能。鮒則能之

音附鮒乃使叔魚。鮒字叔魚叔魚見季孫。鮒往見季平子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言日

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而出奔于魯國蓋襄公三十一微武子之賜。當時

汝父季武子之恩賜不至於今。豈復更日雖獲歸骨於晉。我今雖得以骸骨猶子則肉

之。亦由季氏之賜得再生而肉其骨也敢不盡情。豈敢不告汝歸子而不歸。晉今歸肯

歸鮒也聞諸吏。今我竊聞云將為子除館於西河。晉將為汝除治館舍遠

地也其若之何。如此則何且泣。叔魚且泣以實其言蓋叔魚多詐無

能去聲平子懼。信其言而恐懼先歸。遂先歸惠伯待禮。孟椒獨待禮

癸酉十四年楚平王元年

南蒯奔齊昭公十四年

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南蒯家臣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劫

南蒯劫而逐之曰。羣臣不忘其君。言我諸臣不德忘季氏之德畏子以及今。自汝叛季氏後

于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矣子若弗圖。汝若不為謀費人不忍其君。我費邑人

皆叛將不能畏子矣。將不復畏汝矣子何所不逞欲。言汝何往而不可逞欲請送子。

請送汝。出奔也請期五日。南蒯請以五日為期翼有他變遂奔齊。五日無變侍飲酒於景公。景

公飲酒南蒯侍。公曰。叛夫。呼為叛夫也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言我非叛蓋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也子

韓皙曰。韓皙齊大夫也家臣而欲張公室。言蒯為大夫家臣而欲強公室罪莫大焉。言其有越職犯分之

罪也。○廖薰甫註曰。子莫大焉。何問家臣耶。乃云罪之大者。豈不謬哉。

奮不顧身。扶持朝廷。忠莫大焉。何問家臣耶。乃云罪之大者。豈不謬哉。竊歎焉。若以家臣張公室為罪之大者。然則霍義劉恢伐王莽鎮以興漢不

徐敬業駱賓王討武后以復唐而董承和輯金偉
耿紀輩謀誅曹操翌扶獻帝皆為有罪謬之甚也
○晉邢侯與雍子爭

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
奔晉者二人爭鄙田之疆界○鄙許六反
久而無成。其訟久不決士

景伯如楚。士景伯晉之治
獄官時聘于楚**叔魚攝理。**羊舌鮒攝
韓宣子命斷舊獄。韓起

決斷舊獄
斷丁亂反**罪在雍子。**雍子者蓋侵邢侯之疆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雍子

自知其罪故**叔魚蔽罪邢侯。**叔鮒得女反斷
邢侯怒。怒理直**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并殺二人于朝廷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韓起問叔向
叔向曰。

三人同罪。言三人皆有死罪
施生戮死可也。施罪于邢侯而加戮
雍子自知其

罪。雍子自**而賂以買直。**而納女以直**鮒也鬻獄。**叔魚受女
邢侯專殺。邢侯

于朝人**其罪一也。**其犯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己有大惡而掠取美

亮音**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也貪於貨賂以敗其官守故
殺人不忌為賊。

專擅殺人而無所畏忌**夏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
皋陶之刑也。此乃

之刑請從之。請用刑乃施邢侯。乃行罪于邢侯而殺之所謂施生也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陳二子之尸於市。所謂戮死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遺風治國制刑。治

刑而制不隱於親。不私於弟而有所隱蔽三數叔魚之惡。前後三次責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滅。

皆極言之曰：義也夫。能以義斷恩也可謂直矣。謂之直乎

甲戌十五年。是歲吳子夷昧卒子僚立

費無極害朝吳 昭公十五年

甲戌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也。平王得國朝吳有功焉。費無

極恐其有寵。故害欲去之。欲逐朝吳乃謂之曰：王唯信子。無極語云

唯信故處子於蔡。所以居於蔡子亦長矣。汝之年亦長矣。○長展兩反而在下位。居他人位

下之辱。必求之。何不求吾助子請。我當助汝又謂其上之人曰：無與

蔡人在上。王唯信吳。故處於蔡。所以處朝二三子莫之如也。

昭公荀吳不納叛人

汝輩皆不如也。而在其上。而其位居上。不亦難乎。其難以自安乎。弗圖必及於難。為必

○朝吳所害。難去聲。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平王怒。曰：余唯信吳。言我唯蔡信于朝吳。故

寘諸蔡。所以置朝吳于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且我若非朝吳何以得國。女何故去之。汝何故而使蔡

去之。逐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言我豈不欲善朝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我

謀有異于衆人也。吳在蔡，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為蔡之叛

也。楚去吳。我所以逐吳者。所以剪其翼也。所以剪翼也。

張侗初云：費無極患失，鄙夫以計去朝吳，且巧言于君前，以免其罪，心亦狡矣。

荀吳不納叛人 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圍鼓。圍鮮虞之鼓邑。鼓人或請以城叛。

鼓邑之人或請以城叛。鮮虞白狄之別種。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不從其請。左右曰：師徒不勤，無所勤勞，而可以

獲城。而得鼓邑之城。何故不為。何為而不許也。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言我所聞諸叔

須重好
惡不愆
四字

享好惡不愆。在上者好善惡無有過民知所適。則民知順下之好事

無不濟。是以事無不成也所或以吾城叛。設或有我以吾國吾所甚惡

也。此我必甚疾惡人以城來。今人以城叛我吾獨何好焉。而好之賞所甚惡

吾人所甚惡之。是賞人若所好何。則復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而不與之賞是失信

也。于是人失信何以庇民。民無信不立何以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否

則退。則吾姑退之量力而行。而行之可也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可食豈

此得奸邪之近。人所喪滋多所得城邇奸所得者甚少。而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又使子使繕治守備請以城叛者圍鼓三月。九日鼓人或請降邑鼓

者之人。或有乞降反使其民見。欲觀其民曰猶有食色。食色未絕糧也姑

修而城。且往修治汝軍吏曰。將言云獲城而弗取。而不取之勤民而

頓兵。勤勞吾民而何以事君。如此何以穆子曰。吾以事君也所以事君也。言此正我

此重率
義不爽
四字

昭公周景王詰晉不獻彝鼎

也君獲一邑而教民怠徒得一邑而教將焉用邑將安用一邑為邑以賈

怠與其獲一邑而賈人以不如完舊孰若令其民姑賈怠無卒賈人怠

也終棄舊不祥棄其舊也鼓人能事其君今不受其降使盡其力守我亦

能事吾君亦我教民不怠是我率義不爽循義而行好惡不愆好善惡惡

城可得而民知義所鼓城吾必可得而有有死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死二

者心不亦可乎如此何不鼓人告食竭力盡其後鼓人告云吾食而後取

之乃取克鼓而反穆子勝不戮一人不曾殺人

孫月峯云荀吳不納鼓人之降迨其後又潛軍襲鼓滅之而猶云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其誰信之

周景王詰晉不獻彝鼎 昭公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荀躒荀盈之子文伯也是歲景王穆后籍談為介

之籍談副使既葬除喪既葬而以文伯宴以宴禮樽以魯壺樽用魯王曰伯

氏。晉同姓國故王稱其大夫為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言諸侯皆有貢獻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何也。晉獨無所貢獻何也。文伯揖籍談。文伯不能答揖籍談而進。對曰。籍談答云。諸侯之封也。言諸侯之

始皆受明器於王室。受明德天子器於天子。以鎮撫其社稷。以鎮撫其國。故能薦彝

器於王。所以能獻彝常器於天子。晉居深山。晉國在河北深山中。戎狄之與鄰。與戎狄比

而遠於王室。於王國為甚遠。王靈不及。天子之寵靈不見及。拜戎不暇。數為戎狄師

且不得暇。何以獻器。何暇天子王曰。稱荀躒為伯氏故稱其介為叔氏。而忘諸乎。言汝

乎之叔父唐叔。晉始封之君叔虞。成王之母弟也。與成王之弟為同母之弟。其反無分乎。安得反

反分扶問。密須之鼓。與其大路。密須姑姓國也。大路車也。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密須國得其

鼓與大路。闕鞶之甲。闕鞶國所出鎧甲。武所以克商也。武王用以伐商而勝之。唐叔受之。

叔虞受此鼓路。以處參虛。以封于晉實居參宿之虛。實沈與甲以為分器。之次也。○參初金反。虛音墟。其後襄之二

路。其後襄王賜晉文以大路戎路。鉞鉞鉅鬯。鉞斧也。鉞斧之大者。鉅音威。鉞音曰。鉅音巨。物和釀為酒也。○鉞音威。鉞音曰。鉅音巨。

暢音 彤弓虎賁。赤色之弓與虎賁之士 文公受之。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受此賜以為侯伯 以有南陽

之田。南陽之田亦襄王所賜 撫征東夏。遂霸東方諸侯服者撫之叛者征之 非分而何。天子所賜之非

何分哉。而夫有勳而不廢。夫有功勳而又有功勳而又有績而載 有績而載。有勞績而奉之以田土 奉之以田土。

陽有南田。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 旌之以車服。大路戎服 明之以文章。旌旗也 子孫不

忘。為後世子孫不 所謂福也。所謂保其福祚也 福祚之不登叔父。叔父稱晉侯也言設

使福祚而不焉在。此福祚更在誰反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昔者孫伯黶為晉正卿乃汝籍

○談之。高祖反也。司晉之典籍。實主晉國之舊典文籍 以為大政。治晉國大政 故曰籍氏。因

所居官。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太史共掌晉典 晉於是乎有董史。

為氏。董狐即其後也。女司典之後也。汝乃司典籍氏之九世孫也 何故忘之。何

而忘乎。籍談不能對。屈於王詰 賓出。宴畢 王曰。籍父其無後乎。言籍談必無後

數典而忘其祖。數典故而忘其聲 籍談歸。以告叔向。以王之叔向

叔向謂
王居喪
不宜求
葬器及
宴賓

曰王其不終乎。言景王不壽終吾聞之。我之所云所樂必卒焉。此心之所樂必卒

同今王樂憂。宜憂而樂若卒以憂。憂而卒不可謂終。是年也王一歲

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二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於是乎以

喪賓宴。以弔喪之賓共宴樂又求葬器。又責晉國樂憂甚矣。居喪而宴其以且非

禮也。非禮也葬器之來。諸侯有葬器嘉功之由。由葬器以獻其功非

由喪也。非由喪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雖貴遂服。雖貴為天子服禮也

王雖弗遂。遂今王雖不能宴樂以早。出當靜默亦非禮也。禮也王

之大經也。禮者天子之大經紀也一動而失二禮。以喪求器又無大經矣。是無大

言以考典。言語所以典以志經。典法所以忘經而多言舉典。王無大言

語以舉先王將焉用之。將焉用此多言為

按諸侯同姓以時獻葬常之器用於天子以鎮撫王室如魯人獻壺

憂為樂

乙亥十六年吳王僚元年

子產不恥孔張失禮昭公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子聘于鄭宣鄭伯享之。鄭定公以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子產戒百官云：苟有位於朝廷之上者，反孔張後至。孔張

大夫當從君于廟門外，揖客而入。今立于客間。禮大夫立于客間者，蓋賓入

未升階時，立于西方，平聲。執政禦之。鄭之掌位，列適客後。張又移立，又

禦之。執政又適縣閒。張又益趨西，乃立于之。客從而笑之。笑其不知事

畢。既畢禮富子諫曰：夫富子鄭大夫，大國之人。謂韓子不可不慎也。待之不禮

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數被其笑，則必陵侮。我皆有禮。我凡事夫猶鄙我。

彼大國之人，猶鄙國而無禮。我國苟何以求榮。必取孔張失位。今孔張

昭公子產不恥孔張失禮

不知所位。吾子之恥也。汝為執政，豈不可恥乎？子產怒，責己曰：發命之不衷。謂發言而不可不衷。

得其當，去聲。○出令之不信。出政令而不守其信。刑之頗類。其用刑也，緣事之相類。○頗平聲。獄之

放紛。其治獄也，縱民之為惡，以致紛亂。會朝之不敬。會朝于大國，而無禮敬。使命之不聽。遣使于大國，而不聽。

不肯行。○使去聲，下同。取陵於大國。自取大國之陵侮。罷民而無功。勞民以戰而無成功。○罷音皮。罪及

而弗知。罪及于身，而不自知。僑之恥也。凡此數者，乃為吾之恥。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先

兄孔張之祖也。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嗣先世為大夫。承命以使。是

嘗奉君命以出使。周於諸侯。周行于諸侯之國。國人所尊。內為國人，外為諸侯所尊。諸侯所知。侯之為所

識。立於朝而祀於家。進則立于朝廷，退則祀于家廟。有祿於國。受國家之祿。邑有賦於軍。軍賦出

乘百喪祭有職。國家喪祭之禮，皆有職掌。受脤歸脤。脤，禮祭之肉也。國祭則受脤，反于公

其祭在廟。其助祭于君之宗廟。已有著位。已有來在位數世。自祖父以來，數保守

其業。世世保守其職業。而忘其所。一旦忘其位，僑焉得恥之。我安得代子寧以他

昭公子產重環

規我。汝寧可以他事規正于我邱瓊山云執政之于羣僚猶大將亦不

能盡解也

子產重環 昭公十六年

宣子有環。韓起有一其一在鄭商。鄭商人亦有一環蓋同工共環。宣子謁

諸鄭伯。請于鄭定公以子產弗與。人之不肯奪商。曰非官府之守器也。言此是商

人之私物不是官司守音狩寡君不知。我鄭君不預知焉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勸子

產與之韓子亦無幾求。言宜子幾所求者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方強

之心侍晉國韓子不可偷也。晉國盟主也韓子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若

有讒惡之鬼神而助之。鬼神又從以興其凶怒。以起晉人凶悔

之何及。後雖悔也吾子何愛於一環。一環所值幾何其以取憎於大國

也。徒以小事而盍求而與之。何不求於乎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言我非偷薄晉國而有二心也將終事之蓋欲終久事晉是以弗與故而弗與其環忠信故也所以全忠信之

道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我聞君子不以無財為難立而無令名之患職立於

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此二句言韓子也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我聞為國家

為小國不無禮以定其位之患無禮以定其位是為國之大患夫大國之人令

於小國所以大國之大夫而命合於小國而皆獲其求設使有所求而皆得將何以給之為小國者何以

之供今有所求而與之後有所求而皆得為罪滋大則得罪于大國為益大也大國之

求于小國求無禮以斥之非禮而何饜之有我雖與之彼愈無厭足也吾且為鄙

邑如此則國乃為晉國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位矣此意若韓子

奉命以使若夫韓起奉君命而去聲而求玉焉而私求玉貪淫甚矣其為貪淫莫甚于此

獨非罪乎獨可謂無罪乎此一節出一玉以起二罪一其貪淫韓子

罪之吾又失位鄭無以韓子成貪韓子喪其名將為用之將安用獻玉為且吾

以玉賈罪。且我出一玉以賈二罪。不亦銳乎。之銳細小也。言以細小韓子

買諸賈人。韓子求玉不得。既成賈矣。議價已定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以威逼商人必以賤價取之。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而下文子產亦曰強奪商人也。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

夫環。言近日我就汝求此玉環。執政弗義。執政稱子產也。弗義不以我求為義也。弗敢復也。再求不敢

扶又今賈諸商人。今就商人商人曰：必以聞。商人答言必以敢以為請。敢

請命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言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幣賄東遷并

與商人庸次比耦。與商人用次序相比。以艾殺此地。以除治此地之斬

之蓬蒿藜藿。斬其惡草。而共處之。與商人世有盟誓。世與以相信

也。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汝商人得我無強賈。我商人之強市毋或

句奪。我毋得之。爾有利市寶賄。賄以逐利于市者。我勿與知。我鄭知

事其恃此質誓。恃此質信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故我鄭與商人相今吾子

以好來辱。

今汝辱以和好之事來聘于我鄭○和好去聲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而使我鄭國強奪商人之玉環

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則是教我鄭國背棄盟誓之言也○背音佩

毋乃不可乎。

盟誓其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

汝雖得一玉環而

必不為也。

汝必不肯為此也

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

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供

鄭鄙邑也。

則是鄭國為邊鄙之邑

亦弗為也。

不肯

為此

僑若獻玉。

若必使我

不知所成。

則鄭與晉和好矣

敢私布之。

敢私布此

于韓子辭玉。

辭不取玉曰起不敏

敢求玉以徼二罪。

豈敢求玉環以取

二罪○徼古堯反

敢辭之。

敢辭謝焉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

六卿子旗子欒子產子太叔子游子柳子餞子送行

宣子私覲子產以玉與馬。

宣子私見子產而獻玉及馬

曰子命起舍夫玉。

言汝命我勿取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是乃賜我以玉而免我之死罪也

敢不藉手以拜。

敢不藉手而以拜

乎謝

鍾伯敬云子產見韓子求環故欲壓止其貪其云與商人盟者使之毋或勾奪一語耳要知非真先君與商人盟特假此以諷宣子使之

知止也及宣子知罪而子產之意益明矣古列國大夫相與勸善如此

丙子十七年晉頃公元年

郊子論官 昭公十七年

郊子來朝。郊國之君來朝于魯。公與之宴。昭公以宴禮待之。昭子問焉。子問之。曰：少

皞氏鳥名官。少皞名其百官。○少去聲。皞，胡老反。何故也。因問何事。郊

子曰：吾祖也。吾國之祖也。我知之。我為其後。昔者黃帝氏以雲紀。軒轅

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故為雲師而雲名。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炎帝氏以火

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故為火師而火名。以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共工

侯伯有九州有水瑞。故以水師而水名。以水名。大皞氏以龍紀。大皞伏義

祖也有龍瑞故以故為龍師而龍名。以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昔我

天子時。○摯，初即位為鳳鳥適至。鳳祥禽也。雄曰鳳，雌曰凰。故紀於鳥。以鳥

歷正分
至啓閉
各德有

五官亦
有所自

五雉九
扈

為鳥師而鳥名。以百官師為長皆號鳳鳥氏。歷正也。名鳳鳥。知天時。故以玄鳥氏。

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主二分之官。伯趙氏。司至者也。夏至鳴。冬至止。

故以名。司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鷦鷯也。以立春立。夏陽氣開。夏止。故以名。丹

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也。以立秋立。冬陽氣閉。物故曰閉。此四官皆歷正之屬。祝鳩

氏。司徒也。祝鳩鷯也。其性孝。故鳴鳩氏。司馬也。別故以名。司馬主而有

制之官。反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鵲也。其心均平。故爽鳩氏。司寇也。爽

鷹也。其性猛鷩。故以鶡鳩氏。司事也。鶡鳩鵲也。春來冬去。故五鳩。鳩

民者也。鳩聚也。言上五鳩。五雉為五工。正雉。南方曰翟。雉。東方曰鶡。雉。

伊洛之南。曰翟。雉。以五翟。雉。攻金之工也。鴝。雉。攻皮之工也。鶡。雉。攻木之

也。工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聲近丈。尺之五。雉之官。所以利使民下

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九扈者。春扈鵠。夏扈鷩。暗。扈。秋扈鷩。藍。冬扈鷩。

昭公子產弗信禕竈

脂老扈鷄鷄以九扈名九農正之也。扈民無淫者也。所以止也。言九扈之官

音戶。自顓頊以來。顓頊氏繼少皞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

乃近紀。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其官師則不能故也。遠瑞故也。仲尼

聞之。孔子是年二十七見於郟子而學焉。乃往見郟子。既而告人曰。子

既學而吾聞之。聞有云。天子失官。不修其職。學在四夷。魯之知禮者反

而就四夷。猶信。吾乃今信之。言

李廷機云。此篇先敘五官。次敘五鳩。次

子產弗信禕竈 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十月。彗星也。大辰。房星。心之宿。即大火也。周之

出辰。西光芒東。及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彗有帚之象。有

天事恆象。象天道恆。以今除於火。彗。所以除舊也。火出。必布焉。明年

星出必布散為諸侯其有火災乎。以此知諸侯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竈裨

鄭大夫○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

四國同日火。若我用瓊罍玉瓚。瓚瓚也。罍玉爵也。瓚古雅反。瓚才旦反。

鄭必不火。鄭可獨免火災。子產不與。以為天災流行也。次年五月。周之三月火始

昏見。大火之星始於南方。丙子風。其月丙子。梓慎曰。梓慎魯大夫。是謂融風。融東北曰

火之始也。融風屬木木生火。七日其火作乎。自此七日。戊寅風甚。過二日

甚。壬午大甚。又五月而。宋、衛、陳、鄭皆火。果如裨竈梓慎言自丙

不用吾言。言所不從。吾言以鄭又將火。鄭國更鄭人請用之。信裨竈子

產不可。終不用。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言國之有寶器乃所以。若有火。若

有火。國幾亡矣。則鄭國近於亡。可以救亡。用寶器而可。子何愛焉。汝何不愛

乎愛國。子產曰。天道遠。言天道遠。人道邇。人道近。非所及也。遠者非何

言亦子太叔感其

昭公子產對晉讓登陴

知之。何以逆也竈焉知天道。竈亦人耳安能逆知是亦多言矣。此不過

豈不或信。多言者豈不幸中乎遂不與。竟不以寶器與之亦不復火。稗竈之說亦不再

按子產不用權舉玉瓚而留之以卹民災可謂卓然有見亦足破方士術數之惑

丁丑十八年

子產對晉讓登陴 昭公十八年

火之作也。火初作時子產受兵登陴。子產受兵使登城以守國○陴婢皮反子太叔曰：晉無乃

討乎。是時晉公子孫來聘于鄭子產辭不接見子產曰：吾聞之。言我所

聞有小國忘守則危。小國而忘守備則必至危亡○守音狩况有災乎。何况當火災之時乎國之不

可小。國雖小而不可犯者有備故也。以其能修守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晉守邊之吏曰：

鄭國有災。言鄭國之有火災也晉君大夫不敢寧居。晉之君臣不敢安處卜筮走望。為鄭何故

有災宜禱何神不愛牲玉。犧牲珪玉不敢願惜鄭之有災。鄭之有火災也寡君之憂也。乃

啓其貪
之人啓疆

所憂也。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陣。然有勁忿之貌。○攔退側反。將以誰罪。

誰不知欲責也。邊人恐懼。守邊之人恐。不敢不告。不敢不告也。子產對曰：若吾子

之言。答之若知汝。敝邑之災。被火災。君之憂也。乃晉君之憂也。敝邑失政。以鄭國

有失。天降之災。故天降火以罰之。又懼讒慝之閒謀之。又恐讒慝之人乘閒以

啓貪人。以開啓貪心。薦爲敝邑不利。重爲鄭國之害。以重君之憂。是乃增重晉君之憂感也。幸

而不亡。幸而所滅亡。猶可說也。猶可得說于晉。不幸而亡。不幸而滅亡。君

雖憂之。以晉君雖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我鄭國雖與他國接壤。○竟音境。望走在

晉。所瞻望奔走而歸也。既事晉矣。既已堅心。其敢有二心。其敢更有二心。

孫月峯云：火災授兵自是正策。然晉人亦不得不問。

戊寅十九年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昭公十九年

鄭駟偃卒。游死子子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駟偃娶女生絲。名絲弱。年尚幼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也。舍其子而立其弟。子產憎其為人也。子產素惡子瑕。且以為不順。

舍子立弟。不違禮。弗許。而許之。亦弗止。亦不違衆。駟氏聳。恐晉人來責問。他日絲以告

其舅。異日。絲以其事告于晉舅氏之家。晉人使以幣如鄭。其舅氏使人于鄭。問駟乞之立故。

責問。駟乞。駟氏懼。恐晉來討。駟乞欲逃。欲走避之。子產弗遣。不遣其去。請龜以下。駟守乞

龜以下。亦弗予。不與予。晉與龜。大夫謀對。諸大夫謀者。子產不待。不待衆人謀。而對

客曰。晉使。鄭國不天。不為天所福祐。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死曰瘥。折曰夭。

求名曰昏。此言諸臣相繼而死。○今又喪我先大夫偃。今駟偃又繼而札側。八反。瘥才何反。天必表反。

其子幼弱。其子質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駟氏諸父兄恐其墜失。私

族於謀。不謀于朝。而私與族人謀。而立長親。駟乞年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我鄭君

夫云大抑天實剝亂是。抑亦天意。自欲剝亂駟氏。吾何知焉。我國家安得預知焉。諺曰。俗語無

過亂門。禍亂之家莫過其門。○禍亂之反下同。民有兵亂。彼人家有亂猶憚過之。○他人尚不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所制亂者其敢與知之乎。今大夫將問其故。今晉大夫將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我鄭君尚不其誰實知之。○我諸臣又安平丘之會。

在十年君尋舊盟。晉君會合諸侯而尋舊盟。曰無或失職。盟云諸侯各守其舊毋喪厥職。若寡君之二

三臣其即世者。凡有鄭之諸臣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夫皆得專而制之。

是晉之縣鄙也。則是鄭國乃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失職甚矣豈足以為國乎。辭客幣而報其

使。不受晉使之幣而遣使報之。○使去聲。晉人舍之。子產有辭故晉人置而不問也。

子何孟春云子產雖不欲歸權于晉人亦不問而改立子絲委曲其辭蓋不欲歸權于晉人亦不欲取怨于子絲

沈尹戌論楚必敗 昭公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先是吳城州來以爲縣今楚人城而取之。沈尹戌曰。戌莊王之曾孫沈恤諸楚人

必敗。言必爲吳所敗。昔吳滅州來。在十年。子旗請伐之。令尹子旗王曰吾未撫吾

民。平王以爲未撫人今亦如之。民亦猶前日也而城州來以挑吳。州來

○以挑敵于吳能無敗乎。安得而侍者曰王施舍不倦。言平王施

倦爲息民五年。民城州來其間息民凡五年矣可謂撫之矣。非不撫也戊

曰吾聞撫民者。言我如所聞善於人節用於內。內則節儉而樹德於外。則

德化立其民樂其性。民遂其性而無寇讐。敵以驚擾之今宮室無量。營今王

宮室無有也。民人日駭。民人日驚駭勞罷死轉。勞苦罷困以至死亡忘寢與

食。夜忘其寢晝忘其食非撫之也。豈所謂撫民哉

陳木叔云撫民數句有合于孔子節用愛人之旨

己卯二十年。是歲蔡侯廬卒子朱立

奮揚不忍殺太子。昭公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去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言太

子與其師伍奢將以方城自以為猶宋鄭也。鄭之國齊晉又交輔之。

相輔翼之交將以害楚。將為楚國之害其事集矣。其為謀矣王信之。平王不悟其問

伍奢。時伍奢在楚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答言吾君納子建之何信於

讒。又何讒言王執伍奢。怒其言直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時奮揚亦

殺之。往城父就彼而未至而使遣之。奮揚未至城父先使大子建奔宋。棄

父而走。王召奮揚將召而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示其不王曰：言出

於余口。說自我言之入於爾耳。惟汝獨誰告建也。誰告太子而對曰：臣

告之。人先告之君王命臣曰：命臣有云：事建如事余。言汝事太子臣不

佞。臣雖不能苟貳而不能苟偷奉初以還。奉王初命以周不忍後命。不忍

來殺命太故遣之。所以遣既而悔之。已遣而亦無及已。雖悔不王曰：而敢

來何也。又問我召汝汝對曰：使而失命。答言我為使而違棄召而不來。

昭公 伍尙勉弟報仇

君召而是不再奸也。是再犯君命逃無所入。雖欲逃罪誰肯容我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應對使復舊位

孫月峯云無極既勸王之納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讒殺伍奢又欲併其子殺之小人之禍人國其慘如此真可畏也

伍尙勉弟報仇 昭公二十年

無極曰奢之子材。無極又言伍奢若在吳。若使出必憂楚國。楚之憂盍

以免其父召之。詐免其父彼仁必來。有愛父心不然召將為患。為楚王

使召之。使人召曰來吾免而父。我免汝棠君尙謂其弟員。尙伍奢長夫

員棠君尙之弟曰爾適吳。尙使子胥我將歸死。我則自歸吾知不逮。我之智謀不及于汝

音智我能死。我能與爾能報。汝能為聞免父之命。楚以我不可以莫之

奔也。我不往親戚為戮。父無罪不可以莫之報也。汝不報奔死免父孝

也。我不死為孝度功而行仁也。汝度成功而待洛反擇任而往知也。

汝擇任報仇之事汝知死不辟我勇也免知必死而不避患以荷父不可棄父

以不棄其父名不可廢以爾其勉之以相從為愈比死

勝為差伍尚歸於是君奢聞員不來次子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

之君臣不得早食也盱古且反楚人皆殺之并殺伍員如吳子胥言

伐楚之利於州子勸吳王僚以公子光曰光闔是宗為戮言子胥之父

去聲而欲反其讎欲使吳伐楚不可從也不可從員曰彼將有他志言闔

有弒君余姑為之求士我且為闔廬求而鄙以待之而乃見鱄而

諸語焉鱄諸勇士也子胥引之以見闔廬而耕於鄙而自耕於邊吳邑焉弒

傳僚

林去仇曰伍尚所以為得不知正所以堅其報仇之志耳噫讒人無貽害

可不永戒哉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 昭公二十年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齊豹衛司寇也。公孟衛靈公之兄。孟引而見焉。為驂乘焉。

公孟使宗魯為驂乘。將作亂。齊豹怒公孟而欲為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

知也。乃汝之深和。勿與乘。今汝勿為公孟之驂乘。吾將殺之。我將殺公孟也。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答言我之事公所薦。子假吾名焉。汝又以善名借重我。故不吾遠也。我所以使公孟親近

也。雖其不善。雖其所為不善。吾亦知之。吾知豈抑以利故。不能去。然以懷利之故。

是吾過也。此則我之失也。今聞難而逃。今聞公孟有難始逃去之。是僭子也。是使汝失

也。子行事乎。汝如欲殺之乎。吾將死之。我將為公孟而死之。以周事子。亦可以終意事汝也。齊氏用

戈擊公孟。齊豹伏兵候公孟出而以戈擊之。宗魯以背蔽之。欲代公孟受戈。斷肱。斷宗魯手。以中公

孟之肩。因擊中孟肩。皆殺之。公孟宗魯俱死。公聞亂。靈公聞其作亂也。如死鳥。走往死地。齊侯

使公孫青聘於衛。青頃公之孫也。齊景公使之聘於衛。聞衛亂。聞衛有亂。遂從諸死鳥。走適

靈公所請將事。請行禮辭曰。靈公不受亡人不佞。出奔在外自稱亡失守社稷。守失

衛國之越在草莽。而播越於吾子無所辱君命。汝毋以此將事賓曰。謂賓

公孫寡君命下臣於朝。言我齊君命我曰。阿下執事。使我自比于臣不

敢貳。我奉君命不敢違貳主人曰。主人衛公也君若惠顧先君之好。言汝齊君惠然願

好去照臨敝邑。照臨我鎮撫其社稷。而鎮定撫則有宗祧在。猶有宗廟

○當行禮于彼也。乃止。乃不行聘事賓將振。公孫青將夜戒以助主人辭。靈公

曰。亡人之憂。言我喪亡之中不可以及吾子。不可以其草莽之中。野外草

不足以辱從者。不可以勞辱汝之敢辭。請毋助賓曰。寡君之下臣。言我

君卑下君之牧圉也。其在衛君當執若不獲扞外役。若不使我扞衛野

反是不有寡君也。是衛君不相親臣懼不免於戾。于罪戾請以除死。

請助守備以赦除死罪。北宮氏之宰伐齊氏。北宮喜本與齊豹同謀滅之。滅齊公

昭公晏嬰諫誅祝史

入。靈公復入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宰將往弔之。欲弔宗魯仲尼曰：齊

豹之盜。孔子言宗魯不能諫止齊而孟縶之賊。公孟見害由宗魯也又

何弔焉。而弔之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齊豹行事不為

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其不以回待人。孟知難而回邪待人也不

蓋不義。殺身以周事豹是不犯非禮孟是非禮也

孫月峯云齊豹以殺公孟告宗魯宜委曲以止之乃云子行事乎吾

將死之以周事子此言何忍出于口乎已不能止又不能告而徒以

晏嬰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疥當為痲小瘡遂店。大瘡也景公初患小瘡後期而不瘳。周而

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諸侯遣人問疾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

期音基曰：吾事鬼神豐。祭祀為禮豐厚於先君有加矣。先君

巨據裔
款二禍
欲嫁人
于祝史

有增今君疾病。今吾君疾為諸侯憂。以貽諸侯是祝史之罪也。是齊之太祝太史不

能盡禮薦美以諸侯不知。我事其謂我不敬將謂我君不。君盍誅致鬼神之怒也

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太祝名固太史名嚚。言吾君何不誅此祝公說。景

悅其言說音悅。○告晏子以之告晏子曰。日宋之盟答言往日諸侯之盟於。屈

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楚令尹屈建問晉趙武云。士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也夫子稱士會也言其處家。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出言于國也竭

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祭祀于神也祝史之。其家事無猜猜疑之事

○猜倉才反。其祝史不祈求于鬼神。建以語康王屈建以斯言告楚。康王曰

神人無怨竭情無私故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宜士會光輔乎文

以為諸侯主也使五君為主。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言二子謂我

道之故欲誅於祝史故知罪在祝史而欲誅之。子稱是語何故今汝舉斯言以。對曰若

先說有德之君足感鬼神

又說淫君一段

語在景公身上

有德之君。君之有德者外內不廢。外之為國內之為家舉無廢事上下無怨。上之為臣下之為民

舉無動無違事。凡其舉動無違理之事其祝史薦信。如此則祝史薦陳誠實以告鬼神無愧心矣。

所言皆實。是以鬼神用饗。所以鬼神歆其祭祀國受其福。國家受福之神威祝史與焉。祝史

亦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社老壽者。其所以蕃音煩而饗老壽者○蕃音煩。社音恥。為信君使也。

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故神降之福也。○為去聲。其言忠信於鬼神。其所以告于鬼神者皆忠信之言也其適遇

淫君。若適然遇者外內頗邪。國家多偏頗回邪之事○頗平聲。上下怨疾。臣民有怨謗

動作辟違。几所動作甚乖僻而從欲厭私。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

臺深池。以修遊觀之所撞鐘舞女。以極聲色之奉斬刈民力。盡民之力輸掠其

聚。竭民之積以成其違。以成其違失不恤後人。不為子孫計暴虐淫從。暴虐于民

肆行無度。恣行非無所還忌。無復顧忌之意不思謗讟。不思民已不憚鬼神。不之畏

禍神怒民痛。鬼神責怒無悛於心。無所改悔于心其祝史薦信。如此而

禮慢與
誠大相
違背

揭出齊
政之非
其可悲
耶

告神其實是言罪也。言其所以自其蓋失數美。其掩蓋愆失而妄是矯誣也。是

以詐也。罔進退無辭。罪無所措其辭說則虛以求媚。求媚于神是以鬼

神不饗其國以禍之。所以鬼神不歆其禍祝史與焉。祝史亦與所以天昏

孤疾者。其所以天昏而無壽與孤為暴君使也。使其為淫暴之君所

言僭慢於鬼神。其所以告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則問祝史不可誅對

曰不可為也。史所能治也山林之木。今山林有利衡鹿守之。置衡鹿之澤

之荏蒲。澤有荏蒲之利舟鮫守之。置舟鮫之官藪之薪蒸。藪有薪蒸之

水希曰藪。○虞侯守之海之鹽蜃。海有鹽蜃之利祈望守之。

置祈望之官以守之。凡此四者皆言公立縣鄙之人。鄙外縣邊入從其政。

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僭音逼暴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

之人從國。偪介之關。以介隔也謂僭近國都為關。暴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

奪其私物也。承嗣大夫。繼位者彊易其賄。此言縣鄙從政之為人為近關以

聲上布常無藝。布其等常之徵斂無度。徵斂民之賦役皆宮室日更。宮室

日益更新淫樂不違。淫樂之事不肯內寵之妾。在內寵肆奪於市。肆奪外

寵之臣。在外寵僭令於鄙。僭命令私欲養求。此嬖寵之臣妾私有所不

給則應。民不供給則民人苦病。而病人困之苦夫婦皆詛。匹夫匹婦無不詛

反祝有益也。假使祝史能又祝其君果有益而得詛亦有損。則彼夫婦皆

有損而聊攝以東。聊攝二城以東姑尤以西。姑尤二水名也其爲人也

多矣。齊國界內之雖其善祝。雖使祝史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億曰兆

君若欲誅於祝史。於祝史若欲誅之修德而後可。必先反身修德無有公

說。悅晏子之言使有司寬政。乃命官司毀關去禁。毀偏介之關去薄

斂己責。除其賦斂

楊翟林曰魯僖憂旱而焚巫齊景憂疾而誅祝史皆虛而愚者過也晏子之言真萬世祈神徵福之規乎齊景公聞言而更改亦善補過之

賢君也

壬午二十三年周敬王元年是歲蔡悼侯卒弟昭侯申立

沈尹戌料子常昭公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瑕為令尹常城郢。郢楚所都也襄公十四年子囊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既

築其城矣。今子常畏吳復增修。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言子常為政苟其城求以自固也。○郢以井反。

不能衛。有國不衛。城無益也。何益之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古者天子德及遠方藉四

夷以守天子卑。天子德薄而政損。守在諸侯。猶藉四方諸侯以為之守。諸侯守在四鄰。古者諸侯親仁

善鄰。故鄰國不衛。諸侯德守在四竟。猶盡吾境界以為之。慎其四

竟。固四境之結。其四援。國以為鄰之援。民狎其野。故民皆安習于田野以治農事。三務成功。

春耕夏耘秋收。民無內憂。為之民者內無寇盜之憂。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之懼。國焉用城。

國都之內安用治城。以今吳是懼。今楚政已卑也。而城於郢。既不能結為國之固哉。○焉於虔反。

能謹四境徒欲修守已小矣。其守衛之圖卑之不獲。尚不得為守也。能無

亡乎。安得不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僖公十八年梁伯壘其公宮以

香潰民棄其上。民棄其君不亡何待。無其亡乎。夫正其疆場。正其四境音

亦修其土田。治其三時險其走集。險其邊境親其民人。內則親撫其民

愛相救助。明其伍候。使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外則結信慎其官守。謹固百

守其交禮。守其交際鄰國不僭不貪。不僭則守其誠信不懦不耆。

則不受辱。反耆則不陵人完其守備。守備之具以待不虞。以待意外事

又何畏矣。如此則又何畏哉。詩曰。文王篇無念爾祖。無念汝之先祖乎。聿修

厥德。聿述也。義取述。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若敖楚八世祖。至於武文。於

楚及其祖。豈不監觀乎。四君之事耶。○蚡扶粉反。土不過同。方百里為

一之同言。楚未滿一圻也。慎其四竟。四君能謹守固猶不城郢。何嘗城郢。今土

數圻。方千里者數倍圻也。○楚之地方祈而郢是城。其國都之城以備吳患。不亦

難乎。言守防若此亦難乎。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徐九一云。楚見吳滅州來。漸偪于楚。故欲城郢。以自固。不後。勸殺無在。楚伍員在吳。雖百郢。其何益乎。尹戊之論。特據常理。獨其後。勸殺無在。

極乃為得策。惜其說差。晚終無補于入郢也。

鸚鵡之謠 昭公二十五年

有鸚鵡來巢。鸚鵡北方之鳥。穴居而不巢。今來巢于魯。故以為異也。師己曰。魯大夫。已音紀。○異哉。言可怪異。

吾聞文武之世。我嘗聞文王武王之世。童謠有之曰。有童子歌謠說鸚鵡之失國也。鸚鵡之

鵠之。鸚鵡二字分言。取其叶韻耳。公出辱之。言昭公有辱鸚鵡之羽。鸚鵡之公在外野。

昭公出奔。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饋之。鸚鵡之跳行也。公在乾侯。

昭公在晉。乾侯。徵裘與襦。徵求也。裘袴也。襦內衣也。言平子反。鸚鵡之巢。

鸚鵡之有巢。遠哉遙遙。昭公出奔所居。又遠。稠父喪勞。稠昭公名也。死於外也。言高居貌。

昭公子西辭國

喪去宋父以驕。宋定公名也立驕鸚鵒鸚鵒。重言之意往歌來哭。昭公生

死還童謠有是。師己言我聞今鸚鵒果來巢。其將及乎。昔童謠如此。應此童謠之驗其將及乎。君

及其禍乎

按是歲秋公伐季氏三家合攻公孫于齊居郚凡四年又如晉居乾侯。凡三年季孫意如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公薨于乾

侯公子宋即位是為定公一如童謠

乙酉二十六年宋景公元年

子西辭國 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常囊瓦也。子西曰。大子壬弱。大子壬

其年幼小。其母非適也。昭王之母又非平王之適。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建

所娶而平。子西長而好善。子西居長而又好善。立長則順。立長子則

建善則治。建善人則其國治。可不務乎。順而且治可不子西怒。怒子已常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法又言平國有外援。太子

秦之女也故不可瀆也。不可瀆慢王有適嗣。太子之適嗣也不可亂也。亂不可

庶之分敗親速讐。將來討是速仇也秦亂嗣不祥。以庶長亂嫡嗣神怨人

道也我受其名。使我實受賂吾以天下。假使以天吾滋不從也。我益不從

楚國何為。況以楚國與我必殺令尹。言必討令尹之罪而殺之令尹懼。令尹恐己西

乃立昭王。乃立太子壬是為昭王

邱瓊山云西辭楚亦是大節但納勝致禍之賢能遜楚國立昭王

不知子西才不足以君國而智又短焉所以雖卵翼白公勝而終見殺于朝也

王子朝告諸侯 昭公二十六年

晉師克鞏。鞏子朝邑知驥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王子朝之黨知王子朝

召晉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奉成周之舊典王入于成周。成周今

明先王
安享皆
賴諸侯
之力

後見廢
之與歷
爽歷

入王子朝使告于諸侯自楚使人告曰昔武王克殷言昔我周武王成

王靖四方成王繼天下康王息民康王繼之並建母弟此三王者皆封諸

侯以藩屏周以為周室之藩衛亦曰其意吾無專饗文武之功所以封

母弟者一則不敢獨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之一則恐後世

失德喪敗紀綱傾危覆國則振救之苟有患難則兄弟之至于夷王夷

厲父王愆于厥身王愆惡疾也夷諸侯莫不並走其望諸侯莫不徧走

以祈王身疾之瘳至于厲王厲王夷王父王心戾虐厲王之心萬民弗忍

萬民不居王于彘于其地名周人流厲王反諸侯釋位其所居之位以間王

政之間猶與也周召二公與治厲王宣王有志宣王尚幼召公虎取而長

之家厲王死宣王長而後效官之效授也二公乃共立至于幽王宣王天

不弔周恤天不弔王昏不若若順也幽王昏用愆厥位其位失攜王好命王攜

欲立王之而殺太子服也幽王娶申姜生太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諸侯

替之。申伯與犬戎攻殺幽王而建王嗣。立太子宜曰以用遷郟鄩。郟鄩也

王建都于此平王始遷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由此觀之則能用

力如子王至於惠王。平王之六世孫天不靖周。靖我周生頹禍心。頹惠王庶叔也

十九年作亂頹徒回反施于叔帶。叔帶襄王之弟也僖公二惠襄辟難。惠之難避

之子避叔帶之難襄王惠王聲越去王都。惠王適鄭襄王則有晉鄭。晉文鄭

厲殺咸黜不端。皆為王室末以綏定王家。以綏撫安定則是兄弟之能

率先王之命也。由此觀之則是兄弟之國能在定王六年。定王襄王六年

即魯宣八年秦人降妖。秦人有降妖言者如下文所云妖曰周其有頽王。頽王上

也言周當有一王生亦克能修其職。此天子之職諸侯服享。諸侯服從

所二世共職。二世謂靈王景王共音供王室其有間王位。二世當有

昭公王子朝告諸侯

非為單
庶劉狄
二子而
發罪案
昭然

子閒奪王位者此本指子朝而言今諸侯不謀而受其亂災秦人

妖言止此受其亂災本指楚至于靈王簡王生生而有頷其初生時王

甚神聖靈王之甚有德無惡於諸侯無所取怨靈王景王景王乃克終其世

能終其世今王室亂今者王單旗即單劉狄即劉文剝亂天下立少君

變亂周壹行不若專一行不謂先王何常之有謂先王無唯余心所命

唯我心之所其誰敢討之誰敢有陳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帥羣人

以行亂于王室以行亂作侵欲無厭侵漁網欲無規求無度規覓有

法貫瀆鬼神慣習瀆慢鬼神慢棄刑法侮慢廢棄先倍奸齊盟遠犯倍

齊一之盟誓傲狠威儀傲惰狠戾以為一身矯誣先王矯詐誣罔以奸

晉為不道晉之君臣是攝是贊輔立王子句而攝持之思肆其罔極

無心之所思欲縱肆其茲不穀震盪播越不穀子朝自稱也言使我震盪

所居○竄在荆蠻。竄逐于荆蠻之地也。未有攸底。攸所也。底止也。言未有所底止之地。若我一

二兄弟甥舅。若我一二同姓兄弟之國。獎順天法。崇獎安順天法。無助狡獪。無助狡獪。

奸狡之徒○狡以從先王之命。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言單劉為亂故從之者必有天殃。

諸侯無赦圖不穀。而赦我之憂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敢盡布腹心之

及先王之經。與先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也為汝諸侯昔

先王之命。此以下言。曰王后無適。王后若無親生則擇立長。則擇立長。則擇立長者

年鈞以德。若年同則論德鈞以下。德鈞以下。若德鈞則論王不立愛。王不立愛。王不

公卿無私。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古之制也。此古先王之法制也。

王猛之當立不專立長也。此蓋子朝之母賤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

世。十五年大子壽卒穆后又單劉贊私立少。意而立少君○少去聲以

間先王。以間錯先王之聲。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言諸侯也。閔

昭公王子朝告諸侯
四十一

馬父聞子朝之辭。子朝告諸侯大夫曰。文辭以行禮也。言人之有文辭也

子朝干景之命。王之命而爭立遠晉之大。不依○遠去聲而專其志。

以專行之志無禮甚矣。其為甚矣文辭何為。無禮而多為文辭亦將何為哉

張侗初曰按杜氏云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告諸侯者皆

善飾辭也雖善奚足貴

左傳句解卷五終